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2
10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八

宋元通鑑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三石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八

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仁宗十三

嘉祐五年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太白犯歲星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三月癸巳劉



不察州縣
必有以賑
飢為自賑
者

此名也顧
其實何如

處非其地

沈卒沈字冲之永新人以進士起家挾貴妃進至相
位乙未歲星晝見壬子以蝗澇相仍敕諸路賑飢
仍察州縣不稱職者夏四月程戡罷以孫抃為樞
密副使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於帝前臺諫以為言
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
罷為羣牧制置使丙戌命近臣同三司議均稅
五月丁酉詔三司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以
寬民力己酉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
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
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

治一縣未
嘗不良但
不宜概之
天下故文
章可吝也
政事一不
察必有操
刀殺人者
矣
不次進用
此用太
銳之始老
臣何亦為
是言
安石非借
廉退作題
目其性本
潔

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下節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
塘為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
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
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再辭就歐陽修薦為諫官
安石以祖母年高三辭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用為
羣牧判官又四辭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
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
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
就也及是為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

變法之始

最不是此
明開開爭

韓歐陽文
司馬周程
人才何如
出言太憤
憤

用於是上萬言書太要以為今天下之財舟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

此○是○本○心○而激成壞局本諸君子也

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畧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戒告許

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許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

宋士堯

官彈劾小事不關政體者秋七月癸巳邕州言交趾與甲峒蠻合兵寇邊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歿之詔

新唐書成

發諸州兵討捕戊戌歐陽修等上新唐書先是帝

以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

宋祁

曾公亮

樞密使以張昇孫抃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修撰紀志表祁撰傳故事每書首止列官尊者一人修以祁為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著其名以自異庚戌詔中書門下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辯激巧偽者放黜之八月壬申詔求逸書九月己丑太白晝見冬十月乙酉深州言野蠶成繭被于原野十一月辛丑宋庠罷庠再登用浮沉固寵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游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罷判鄭州以曾公亮為

宋庠不終

百歲以上為官亦異數

為大臣母喪罷宴

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以薛向為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事十二月辛巳以諸州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補州助教六年春正月乙未許兩制與臺諫相見二月乙丑詔良民子弟為人誘隸軍籍者許訴還之三月巳亥富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夏四月庚辰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

邪。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以包拯為樞密副使。五月丙戌，詔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丁酉，宋祁卒。祁字子京，安陸人，庠之弟也。祁舉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遷左丞，進工部尚書。卒年六十四。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且曰：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乃謚景文。六月壬子朔，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

勿請謚遂
成大臣套
局

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壬申，歲星晝見。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嘗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通鑑卷之二十八
五
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能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臣切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

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綱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

通鑑卷之二十一
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樞密院。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漢吳漢曰。臣歿無所言。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

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美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畧曰。天下重器也。得之於艱。守之於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力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凡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太山之不可搖也。于是有驕惰之情。

生驕者玩兵黷武窮奢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也二曰惜時其略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象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三曰遠謀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異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修敕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畧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其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溢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少而功百倍矣五曰務寬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才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又言故事凡臣寮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

聽聞恐漏洩機事非便帝皆嘉納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賫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室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遣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秋七月丙戌詔賑恤淮南江浙水災癸巳詔曰臺諫為

言路

刺舉

耳目之官乃聽險陂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申飭百工務敦實行循而弗改者絀之八月丁丑詔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

久任

其賢否比令有司詳定厥制其各務祇新書核事實以稱朕意仍令考校轉運提刑課績院以新條日施行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治世牧民之吏多稱其職而百姓安其業今求才之路非不廣責善之法非不詳而吏多失職非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人才獨少而世變殊哉殆不得久于其官故也蓋智能材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奸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亦遠難責效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諸州縣守令有清白不擾政績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路若州連書同罪保舉將政績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實許令

再任

再任。閏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為劍南西川節度庚子以韓琦為昭文館大學士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能顧惜大體時羣臣方建利害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弃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

宿俱新進喜事而執之太過

語雖激而亦有理然朝隙不可解矣

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冬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

英宗

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

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十二月丙戌復豐州。以周敦頤為國子博士。通判虔州。時趙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為。乃大寤。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抃亦不苟

七年春正月乙亥。詔南郊以太祖配為定制。二月己卯朔。詔開封府市地于四郊。給錢瘞民之不能葬者。三月乙卯。孫抃罷。以趙槩叅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夏四月。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稱宣徽南院使。詔戒之曰。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為漢藩輔。今爾弗蹈于前烈。乃竊署重爵。以奉幣于朝。方邊吏拒還。

郊

乃復稽留境上。不及延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僭我王命。實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于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不得僭擬。五月戊午。太白晝見。庚午。樞密副使包拯卒。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始舉進士。以親老侍養。不仕者十年。起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僅足貢數。秩滿不持

包公所宜
稱恐不止
此諸事
皆願賜姓
包亦奇事

立皇子

一硯歸及知諫院知開封剛毅之操。神明之政。為世名臣。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八月己卯。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隸于太常。翰林學士王珪言。管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况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祝敵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邪。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祝敵之

樂

裴煜

用。既云下而擊。豈知鳴球與祝敵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祝敵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祝敵。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

議忌日祀樂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畧輕存重不失其稱
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爲歆神之始以血
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
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
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殆謂此
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
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
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
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
求神於陰達于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

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
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
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別廟
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
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于廟則樂可不作
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
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
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
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
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

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肯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

周孟陽

厨而已，中外相賀。冬十月乙未，太白晝見。丙申，詔

出內藏

陳烈

內藏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召福州處士陳烈為國子監直講，不至。烈，侯官人，學行端飭，動遵古禮，篤於孝友，御童僕如對賓客，從學者常數百人。公卿交薦其賢，朝廷屢召之，固辭不起。人問其故，烈曰：吾學未成也。知府州折繼祖卒，初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世襲此州，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為煩密。繼祖不自安，故欲解去，乞慰存之。詔不許，至是卒。以其兄子克柔權領州事。十二月丙申，帝幸寶文閣，為飛白書。

梁適得休

仁宗正其
終英宗正
始諸大臣
之功亦復
不淺

分賜從臣作觀書詩命韓琦等屬和遂宴群玉殿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于福
寧殿之西閣三月丙午龐籍卒年七十六籍字醇
之單州武城人舉進士及第為杭州司理參軍歷官
宰相明知果決精於法令治民有惠愛特於治軍甚
嚴士卒畏之謚莊敏 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
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于是皇
后悉歛諸門鑰寘于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
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夏四
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琦攝冢宰宰臣

不可乃止

史臣曰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
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
是為燕私常服浣濯帷幃衾裯多用繒絕嘗中夜
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
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活千餘人每
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
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
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
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

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于仁，誠無愧焉。

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畜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賢太后

高皇后

乙亥，帝不豫。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蕭然。庚子，立高氏為皇后。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于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出宮，婚于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冊為皇后。五月戊午，以富弼為樞密使，調程顥為江寧。上元

循良

主簿值令缺顥攝邑畫法均田稅盛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此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顥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茅山龍池有蜴蜥五色而文祥符中使使取至途中使奏云飛空而去遂嚴奉

調和兩宮
太后固賢
后也不得
專美臣子

以為神顥至捕而脯之羣疑始釋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洵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皆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

通鑑卷二十八
宋紀 仁宗十三

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

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癸亥，歲星晝見。契丹耶律重元反，兵敗自殺。初，契丹主尊寵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田于灤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涅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覩等四百人謀作亂，敦睦官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涅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涅魯古聞召知事洩，遂誘脇弩手軍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院，仁先曰：陛下若捨扈從。

契丹耶律仁先

契丹蕭塔刺

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爲營。折行馬爲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抵扭外。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數千人。與涅魯古戰。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渤海阿廝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覩等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若候明日。外援必至。其誰從我。胡覩曰。第圖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爲。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覩爲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蕭塔刺。聞召領兵。適至。仁先俟賊氣。

沮背營而陣。乘便奪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千餘里。重元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乙辛等加賞有差。八月癸巳。以生日爲壽聖節。九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號仁宗。辛亥。子仲鍼進封淮陽郡王。改名頊。冬十月甲午。葬仁宗于永昭陵。十一月。二月。己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

劉敞

通鑑卷第二十九 宋紀一
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二十九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二十九 起甲辰至乙巳凡二年

英宗一

治平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戊戌太白晝見三月辛酉雨土夏四月癸未放宮女百三十五人五月己亥濬五股河河流派別于魏州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距魏恩德博之境百三十里東至德滄入海轉運使韓贄請浚之以紓恩冀之患至

太后撤簾亦自快矣善則歸君讀史詳之○使史臣有識當書太后即命撤簾則于古信史君臣每子兩

是詔併五股河治之。戊申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遂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

無憾矣。看後日彌不平。琦語之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豈可顯言衆更信。

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益自慶。曆嘉祐之時，可屬大事。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處事應變，曾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己未，熒惑犯太微。上將。閏月戊辰，輔臣進爵一等。六月己亥，增宗室教授。先是以王陶等為皇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

為皇子宮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于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頊為潁王。王陶等為翊善記室。辛

訓諸

竄任守忠

酉太白晝見。壬戌歲星晝見。癸亥余靖卒。靖字安道。曲江人。舉進士。為贛縣尉。官至尚書左丞。為人質直剛勁。治歷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卒年六十五。謚曰襄。秋八月甲寅。太白入太微垣。丙辰。內侍都知任守忠竄蘄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

空頭敕一道。歐陽修已僉。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以趙瞻為侍御史，瞻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弊，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

趙瞻

傅堯俞

日開經筵

左右史

韓維

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帝稱善久之。以傅堯俞為右司諫，同知諫院。帝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帝深然之。九月，詔日開經筵。時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左右史闕，帝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韓維對，遂除維同修起居注，邇英進講。帝初免喪

通鑑卷三十九
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親近儒臣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丁卯，復武舉。冬十月丙申，詔中外近臣監司舉治行素著，可備升擢者。十一月乙亥，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

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旣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

旣不便豈
有先刺之
理

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切意識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

戰鬪。官中旣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

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况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

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旣籍强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歿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寔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寔出于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十二月。吳奎以父喪去。王疇爲樞密副使。吐蕃木征以河州內附。初。噶廝囉娶李立

遵女生瞎氍及磨氍角，又娶喬氏，生董氍。李氏寵衰，斥爲尼于廓州，而錮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唘斯囉不能制。磨氍角因撫有其衆，寶元中磨氍角歿，部人立其子瞎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屬唘斯囉。瞎氍仍居龕谷而歿。二子長曰木征，居河州，少曰瞎吳叱，居銀川，而董氍與母別居歷精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北之地，由是唘斯囉所部分矣。至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乞內附，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鈐轄。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

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閫外之權。傅堯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以胡宿爲給事中，時曾公亮任雄州，趙滋專治界河事，宿言于帝曰：「憂患之來，多藏于隱微，而生于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餘年，內外無患。善待夷狄者，謹爲備而已。近來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主吏之職，移文足以辨詰，何至于興甲兵哉。」策之已晚，况不耻耶。今摺紳中有耻燕薊外屬者，天

主吏自職
辨詰縉紳
自議恢疆
何妨

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祖宗之約，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

二年春正月甲戌，賑蔡州。契丹立梁王濬為太子。

罷蔡襄

二月甲辰，大風晝冥。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為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為救解。帝意不回，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三月己巳，判司天監周琮等上所造明天

曆

曆。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

議禮

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

此論日不可少非天子不諫禮執幾句古

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

為臣子先

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

顧君父之所安即是

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議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敬愛之

萬世之所安但宜酌情禮不至太過甚耳

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

尊者有推尊者此處便有斟酌

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

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橐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

歐陽公豈有謾主之念亦發于公心只當公議熟商一動於氣斯下矣

天子虛心議禮

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五月癸亥。詔以綜核名實勵臣下。以陳旭爲樞密副使。詔皇子及宗室卑屬。勿授師傅官。時封皇子。並除檢校師傅。中丞賈黯以爲子爲父母師。於義未安。故有是詔。六月己酉。詔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奉濮王典禮。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在合經。詔遣官與契丹定

定疆界

大臣不和

疆界、秋七月癸亥、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為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眾、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

歐陽公議
禮不為官
卑不為名
高諸君子
委曲斟酌
自歸至當
乃至紛紛
以去而公

州、戊寅、賈昌朝卒、昌朝字子明、真定人、真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進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歷侍從、多得名譽、及為相、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庚辰、張昇請老、帝曰、大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毋蹈舞、司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樞密副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

亦誤用蔣之奇豈不可惜

須知臣子無一事可以居功者居功即鄙夫

水災

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慙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詔。是月，詔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百八十人。八月庚寅，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壞官司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皆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乙未，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

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惟懼不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為沴，乃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於政，與將天下刑獄滯寃，賦繇煩苦，民有愁歎亡聊之聲，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也！今飭躬焦思，欲銷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何繇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

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初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雨災專以戒朕不德。可更曰。協德交修。且命罷宴減膳。禱於山川。司馬光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沉于深淵。浮苴栖于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許潁之間。積尸成丘。今夏疫癘大作。彌數千里。秋收未穫。暴雨大至。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官府民居。覆沒殆盡。歿於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

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爲讒人離間。兩宮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誠有不慈。陛下爲人子。安可遂生忿恨。先帝擢陛下于衆人之中。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

通鑑卷二十一

蔽陛下當察其是非。今乃一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它人所言為是乎。此陛下所以獨

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也。帝嘉納之。

九月壬戌。雨罷大宴。壬午。太白犯南斗。唐州太守

趙尚寬

趙尚寬歲滿當遷。帝嘉其在任。與輯勸課。特進一官。

循良

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為天下倡。冬十月乙

巳。雨木冰。十一月。吐蕃唃廝囉歿。以其子董氈為

王回

保順節度使。十二月辛亥。太白晝見。以王回為

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字深父。侯

官人。舉進士。初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

友文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

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

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

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

四語亦有疵

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

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

繇也。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夫之於婦。兄之於弟。世治

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

通鑑卷二十一 英宗二

自全。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若朋友則親非天性。合非人情。從非衆心。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旣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居潁川。久之。不肯仕。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名譽。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劾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而曾公亮趙槩同聲附和。以希執政。乞皆貶黜。時中書亦上言。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請明詔中外。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亦未即下詔也。至是以皇太后手詔。衆論愈激。誨等又上言。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箝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謫於主上。今復以移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恩。虧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不報。于是呂誨等繳

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命閣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
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
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
久之乃出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三月庚申彗星晨見于
室辛酉黜諫官傅堯兪御史趙鼎趙瞻時堯兪與瞻
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貶乃
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兪獨進除侍
御史堯兪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
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

此時韓歐
無不去之
理

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誦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
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辛未以
黜呂誨等詔內外辛巳彗星見西方如太白長丈有
五尺壬午李于畢如月夏四月命龍圖閣學士司
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紀傳之體文字
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
旁采它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
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

劉恕
趙君錫

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辛丑，宋庠卒。庠字公序，舉進士第一，歷官平章樞密使，先判州郡，所至以恬靜爲治。及再登用，浮沉自愛。卒年七十一，謚元憲。戊申，蘇洵卒。洵字明允，眉山人，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年，始復爲文。旣乃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爲歐陽修所知。自是蘇氏文章遂擅名于天下。庚戌，胡宿罷知杭州，以郭逵同僉書樞密院事。逵少隸

蔡挺

范仲淹麾下，歷官殿前都虞候，遂同僉書樞密院事。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勛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夏人寇邊，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强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

趙明

張玉

陸詵

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銷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五月乙丑彗至張而沒戊辰帝謂宰相曰朕欲與公等日論治道中書常務有

荐士

定制者付有司行之呂公著知蔡州將行上言曰伏見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報罷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秋九月壬子朔日食詔宰臣舉館職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

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嘉納之。因命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陛禁從為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故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槩不為監。冬十月。以郭逵為陝西四路宣撫使。自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僉書樞密院事出鎮兼判渭州。

立太子

丁亥。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壬寅。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四年春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六。謚曰憲。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文肅武宣孝皇帝廟號英宗帝自居睦親宅孝德著
聞濮安懿王薨以所服玩物分諸子帝所得悉以與
王府舊人宗室有假金帶而以銅帶歸主吏以告帝
曰真吾帶也受之命殿侍鬻犀帶直錢三十萬亡之
帝亦不問蓋自爲皇子時而天下陰知其有君人之
度矣即位而享年不永惜哉

史臣曰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
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
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
有所爲然使後世咏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

廣唐魏王泰窺覲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太子即位戊午大赦己未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
后曰皇太后丙寅復以吳奎爲樞密副使戊辰宰相
韓琦曾公亮樞密使文彥博參知政事歐陽修趙槩
判揚州富弼等進秩有差時琦爲首相凡事該政令
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
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相體二月乙酉
立皇后向氏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
爲穎王時納焉至是冊爲后庚寅以所生四月十日
爲同天節辛卯白虹貫日壬辰詔公主下嫁者行見

向皇后

舅姑禮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輒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主行見舅姑禮著爲令三月壬寅歐陽修罷修旣以議濮王典禮爲呂誨所詆惟蔣之奇小以修議爲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爲御史衆因目爲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良孺有憾于修誣修以惟薄不根之謫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黜思永知黃州之奇監

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

名望素重於陶。今與陶並

引去。陛下新即

皇帝口書

保恐家無處所

